



陈歆耕◎著

SHANGDE ●

JUEXING ●

废墟上的 觉醒

——汶川大地震中的志愿者

光明日报出版社

陈歆耕◎著

废墟上的 觉醒

——汶川大地震中的志愿者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墟上的觉醒：汶川大地震中的志愿者 / 陈歆耕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194-4020-6

I. ①废… II. ①陈…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7107号

版权声明：该书版权为游读会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所有，授权乙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版中文简体版。

废墟上的觉醒——汶川大地震中的志愿者

FEIXU SHANG DE JUEXING : WENCHUAN DADIZHEN ZHONG DE ZHIYUANZHE

著 者：陈歆耕

责任编辑：谢 香 王 娟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曹 净

图片摄影：郭一江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06号，100050

电 话：010-67078248（咨询），010-63131930（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 wj_gm2013@163.com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010-67019571

开 本：170mm × 240mm

字 数：185千字

印 张：12.75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4-4020-6

定 价：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 / 者 / 简 / 介

陈歆耕，曾任《解放军报》记者部副主任，
《文学报》社长、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大学客座教授。
著有小说、随笔、报告文学、评论、传记作
品《孤岛》《青春驿站》《海水下的冰山》《点
击未来战争》《赤色悲剧》《废墟上的觉醒》《小
偷回忆录》《剑魂箫韵：龚自珍传》《快语集》《谁是谋杀文学的
元凶》《各打五十大板》等 10 多部，获多种新闻、文学奖，报告文
学《下士徐诚》《送你一双慧眼》收入新中国军事文学大系。



成千上万的人怀着共同的悲哀而连为一体。

——斯蒂芬·茨威格

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能为抗震救灾尽一点微薄之力，我倍感自豪和骄傲！

——志愿者·蒋新兵

谁是世界伟大乐团的指挥

如果不是上海“游读会”的创办人赵春善先生来谈版权合作，我几乎忘了这部出版于9年前的书稿了。当然，也不会记起来，一转眼那场曾经震动了全球所有角落的汶川大地震已经10年了。

在那场灾难中，曾前所未有地涌现出百万人次的参与救援的志愿者。那一瞬间的人性善美，曾是那么耀眼辉煌。但那样的光亮，还会重现么？在汶川地震10周年之际，我时时叩问自己。

遗忘，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生理心理现象。人类总是有一个灾难遗忘的本能，因为太多的灾难和苦难累积起来，会不堪其重负，从而时时被恐惧和噩梦所缠绕。通过遗忘而自我麻醉，成为自我解脱的心理方式。但也正是这样一种遗忘机理，常常会使人类不断重蹈错误的覆辙。

我想，这部书的再度面世，不应该仅仅是重新激活人们对那场天灾的记忆。比这更重要的是能否唤起人们一点点思考：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是否还仍在重蹈以往错误的覆辙？而那场灾难中瞬间非正常消亡的8万多条生命，能否让存活在世的人们，增进几许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感悟？

生命很珍贵。每一条生命都无法取代。但面对浩瀚的自然，我们又不能不无可奈何地承认：生命如蝼蚁。迄今为止，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以及对自身的认知，都乏善可陈，极其有限。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东西方两位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段降临人世间。他们似乎是受上苍的派遣，来给人类一些神的谕

示。他们最早发现并提出了人与自然的问题，遗憾的是他们的智慧并未能持久地转换为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

他们是：老子和毕达哥拉斯。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天”与“人”之间，各自是以一种对立的方式在运行的。那么，谁是那个主宰最终运行方式的力量呢？老子在另一段话中，阐述了人、地、天、道、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我理解，可作名词解，也可作动词解。作名词，可看作宇宙万物；作动词，可看作无形无象但又无所不在的“规律”。它通过“损”和“补”来调节宇宙运行的和谐和均衡。

毕达哥拉斯在路过一家铁匠铺时，听到里面不同重量的铁锤，敲击在铁砧上，产生了不同的音调。较低的声音来自较重的锤，较高的声音来自较轻的锤。他联想到曾研究过的丝弦乐器，谐波的间隔是由振动的弦的长度决定的，由此而恍然大悟：所有的自然物都有自己的振动，都可以精确地用抽象的数字来表示，从而得出结论：“宇宙中的一切都在振动，世界就像是一个伟大的乐团，每一物质对象都是该乐团的一件乐器，发出自己的音高。”因而，宇宙就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这“和谐”遭到外力的非正常破坏，就如同人的神经系统遭到外力扭曲、割裂，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宇宙就会通过飓风、海啸、地震、火山喷发、瘟疫等等非正常方式，来让大自然重新获得新的均衡。

那么，谁是这世界乐团的总指挥呢？人类有无可能让他的指挥棒跟随自己的意志而挥动呢？

据说，一位小女孩提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宇宙是谁创造的？”或曰：“上帝创造了宇宙，并让物质运动。”当小女孩再次追问：“那么是谁创造了上帝？”人类则掉头而去。我想，按照老子提供的逻辑关系，一切物质的运动，最终都听命于那只叫“自然”的无形之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视作“世界乐团”的“总指挥”呢？或换一种说法，这个伟大乐团本身同时也是它

的总指挥。

总之，在汶川大地震 10 周年之际，我们理当为那些在灾难和救援中消失的生命，点上一支蜡烛；同时也该提醒我们自身：我们需要向灾难学习，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我期待，在这场灾难中被唤醒的不仅仅是守望相助的公民意识和人性中博大的爱心，还该有人类面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卑微意识。我们需要学习如何遵道而行，遵天而行，少做那些逆天违道的蠢事。

2017.8.28 于耕乐堂

黑色的咏叹

2008·5·12——一个黑色的日子！

一个让整个人类都刻骨铭心的日子！

一个让历史停下脚步的日子！

这一天 14:28, 一场里氏 8 级大地震把汶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处四川偏僻山区的小城, “震”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个日子注定将载入人类地质演变史的史册, 将载入人类生存发展史的史册, 也必将载入人类思想精神文化进程史的史册。

愿我的这部作品能为研究人类思想精神文化史的专家们提供一点粗陋的素材。

地震发生时, 我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理应冲到第一线去, 去参与救援行动, 去目睹灾难发生的现场情景, 去用自己的笔记录这场人类的大悲剧。可是, 我的职业岗位——《文学报》的主要负责人, 使我无法脱身, 报纸必须正常出版, 我不能甩手扔下正常的工作不管。因此, 我只能怀着羡慕而又嫉妒的心理, 看着我的许多同行, 冒着生命的危险履行着一个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我只能在后方在自己主编的版面上及时报道那些赴灾区参与救援、采访、慰问灾民的作家们, 同时通过报告文学、诗歌等形式讴歌中华民族在巨大灾难袭来时所表现出的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 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凝聚力。

出于一种本能的思考,我也常常在想:在现代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乃至手机报等多种快捷的传播手段,面对铺天盖地的关于来自灾区的即时报道,报告文学作家能否写出比钱钢《唐山大地震》还要震撼人心的作品?一位大学的同学从成都给我发来短信,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和她一样,期待着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拿出记录这场人类大灾难的令人感奋的作品……

地震发生半年后,我正好去成都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的曾经在《解放军报》工作的同事、同学、现任四川省军区绵阳军分区的政委徐文良,带着我观看了北川、映秀等几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个偶然的因素使他成为这次大地震的亲历者、抗震救灾的英雄和指挥者之一。2000年,我从《解放军报》转业到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2001年他离开《解放军报》驻成都军区记者站长的岗位,被提升担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一段时间后又提拔到某集团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大校军衔)。2008年3月,上级领导机关考虑到他长期在野战部队工作,比较辛苦,就把他调到绵阳军分区担任政委。相比较野战部队,军分区的工作担子要轻松一些,本来带有“照顾”他的意思。没有想到,他到任两个月后即发生了这场震撼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大地震,他作为军分区的领导,责无旁贷地冲在抗震救援的第一线,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不知道,是否老天爷有意眷顾他,让他这位曾经是全国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的优秀军事新闻工作者,又一次创造人生的辉煌?是否命运注定让这位在新闻岗位上被称为“拼命三郎”的记者,要让他续写“拼命”的华章?

或者是人生给了他又一次机遇,让他成为抗震救灾的英雄?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可是,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后未必就有“大任”降临。按照部队干部部门使用干部的通常惯例,从野战部队调整到军分区部门的干部,等于进入了“二线”,除了等待退休,不太会有提拔的机会。无论从地震前还是地震后,都看不出文良兄还会有提升的迹象。

谈及此，文良兄倒是表现出很高的境界，他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子弟，从绵阳农村参军入伍，部队把我培养成师职干部，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准备在退休前，为灾区重建贡献全部力量！”不愧当过几十年的军事记者，也不愧是一方军事行政长官，思考问题的起点很高。我为文良有这么好的心态和姿态高兴。

关于他在抗震救灾中的经历和故事，不是我这部作品要表现的内容。不在此赘述。

站立北川县城的废墟旁，他忽然也说了一句：“至今还没有看到超越钱钢《唐山大地震》的写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

谈到钱钢，不仅仅是因为《唐山大地震》这部作品，因为钱钢在《解放军报》工作时曾是我们共同的“顶头上司”。

我说：难！《唐山大地震》创造了写灾难的尤其是地震的报告文学的一个标高，要超越确实不容易。这不完全是作家本身的问题，因为，现在作家所面对的媒体环境完全不一样了。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我特地从书店买了一本再版的《唐山大地震》，我很想了解汶川地震发生后究竟与唐山地震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今天写汶川地震能否写出新意来？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写一本有关汶川地震的书的打算。在新版《唐山大地震》书后附有钱钢的一篇演讲，谈到了唐山地震发生后，管理部门封锁地震信息的情况：“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员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的是同一类照片，叫作‘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允许你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去写后来这本《唐山大地震》。”因此，10年后《唐山大地震》披露的

信息,仍让人有解密的新鲜感。

这就是当时新闻传播管理的环境,现在与那时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更不用说传播手段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任何语言的描述,与富有冲击力的电视画面比,都显得苍白无力。任何“倚马可待”的写作速度也比不上互联网快捷。即使让钱钢自己来写,能否超越自己也是个问题。

那么,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面对突发灾难,是否就束手无策呢?能否挖掘到媒体根本不予关注的内容,能否寻找到媒体未曾发现的新的视角?能否找到与唐山地震比不同的新的元素?

我在思考……

尽管我来到地震现场已经是半年后,但还是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这是通过媒介完全无法感受到的。

站在北川县城 5·12 地震遇难者掩埋的墓地旁,我似乎听到万千亡灵的呼号和悲泣!耳畔吹过的“嗖嗖”的冷风,让我从心底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北川是一个小县城,总共才有 2 万多人口,可是地震中被砸死的人却有 16000 人之多,占到总人口的 80%。在我的身后一块只有几十平米的地方,却掩埋着一万多人的遗体。为了防止疫情的滋生和蔓延,当时只能采取这样的应急处理办法。在这沉睡着一万多同胞的地方,目前还仅仅竖着一块“5·12”地震遇难者的石碑,碑后就是一块平地。这次地震,除了已知的伤亡人数,还有多少被震碎的心灵有待抚慰和修复?

到了灾区才知道,令人感到痛心莫过于看着很多的人被挤压在沉重的石块和水泥预制板下,却无法把他们营救出来。他们本来还有希望活着躲过劫难。但在救援现场的人却无能为力。那些跟房屋一样大的巨石和层层堆积的水泥板,根本不是用人力、用双手可以搬动的。看着有的人露着一只手在石块和水泥板外晃动,或伸着一只脚在蠕动,却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微弱的生命火苗慢慢地熄灭……有一位从省城到北川来办事的机关干部被压在废墟下,苏醒过来后,用手机与外面的人联系上了,可是外面的人却无法

救他出来。等到重型机械来到现场,他早已走进了无法回归的天堂路。

都江堰市副市长严代雄对笔者说:什么叫“天崩地裂”?什么叫“夷为平地”?什么叫“惨不忍睹”?过去只在中小学课本里读到,这次地震我亲身经历了这三个词的含义。

一位亲历者说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时的可怕情景:突然之间,大地就抖动起来,马路像波浪一样起伏,农田里的裂缝喷涌出几丈高的泥浆,屋墙也甩起来了,顷刻,轰鸣声四起,尘土遮天蔽日,天空暗了下来……这是在一些恐怖片中才能看到的景象。

另一位目击者说:地震发生的时候,看着两座山头一会儿合拢,一会儿分开,就如拉手风琴一般。如此形象的比喻,不是亲历者、目击者,根本想象不出。大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他的巨大的手指把大山当成了琴键,他可以弹奏美妙和谐乐章,也会弹奏黑色的死亡交响曲。

生命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是那样脆弱、渺小,是那样不堪一击。其实,大自然也是有生命的,潮起潮落,云卷云飞,日升月落,雨雪阴晴……“道可道,非常道”,他的生命节律一旦被扰乱,他的肌体一旦被无故损伤,他的意志一旦被外力扭曲,他的神经一旦张弛失度,他也会变得喜怒无常,他的脾气就会让人难以捉摸,他本应无情地惩罚那些伤害他的人,可是他的利剑却指向了被称为人类的所有的人……

大自然养育了人类。可是人类可曾想过,我们是否拥有对她的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善待之心?

我突发奇想:人类是否应该成立一个“地球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协调人类与地球(大自然)的关系。尽管人类把自己分成许多民族,划分成被称为国家的许多疆域,操着不同的语言,可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却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她的一举一动都与全人类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籍贯:地球。人类有一个联合国,它主要是协调国家、民族间的事务,人类自身的问题:纷繁复杂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已经让联合国的官员们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余力来管人与地球的事?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

经远远超过了人类自身的问题。

.....

让我们为那些被大自然无辜地压为齑粉的生命祈祷！

让我们反思如何建立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再版序：谁是世界伟大乐团的指挥 陈歆耕 / 1

引 言 黑色的咏叹 / 1

第一章 一个撼天“震”地的名字

创吉尼斯纪录的“闪婚”	1
比诺贝尔文学奖更珍贵的“奖杯”	4
在火车上草拟的调查问卷	6

第二章 心灵的“震波”

5 天打坏 3 部电话	9
为了不被“绝望”压死	11
我们来掰手腕	12
想起了灾区孩子的微笑	13
被“震”醒的“逃犯”	14
背着 9 万元债务去灾区	16
“70”后被“80”后感动	17
“因为我是党员”	18
“我必须马上行动”	19
一刻也待不住了	19
心腔的“撕裂感”	23
当泪水再一次滚落	25

不去“寝食难安”	27
“集结号”在耳边回响	28
唐山下岗女工与“唐山精神”	29
“我后悔不该出来”	30
“我不去叫谁去啊？”	31
“没有钱就出最大的力吧”	32
“……无法原谅自己”	33
沉重的“自负协定”	35
“心中的愧疚感”	36
“我是一个老兵”	37
“哭了好几天”的阜阳牙医	38
“灾情就是命令”	38
“堂吉诃德”式的临时工	39
面对惊恐无助的眼神……	41
“我是中国人”	42
“流浪汉”的心愿	43
来自“洪灾区”的乡村医生	43
“公民应尽的义务”	44
逃离“死神”再入“虎口”	45
一封“特殊公函”	46
“为拯救生命尽一份力”	47
“我彻底崩溃了”	49
追随我那“从天而降”的战友……	50
让时光倒流	53

第三章 汗水·泪水·血水

角色转换	55
我的名字叫“老兵”	56
“吃人饭，干牛活”	57
被困7天7夜的生还者	60
与“死神”相伴	63
7个小时的“爬行”	65
“三重角色”	67
“女兵”腿上的血包	69
布满水泡的脚板	70
“爱心直通车”	74
5月18日—5月24日 生死就在一瞬间	74
5月30日—6月7日 篮球架上的黄丝带	78
6月29日—7月14日 800支“爱心蜡烛”与 800公里路	80
7月29日—8月8日 让灾区共享奥运快乐	83
飘扬在震区的“大旗”	84
命系“红丝带”	87
用生命凝铸的“诗篇”	95
最美的“行为艺术”	95
写“遗嘱”的女作家	106
平凡与高贵	109
牙医不再是牙医	110
哭泣的“红领巾”	111
“山东铁人”	113